



薛易

李白、杜甫和高适的秋游



顾德

传承百年的“良友”

在近代史上,有一家充满浪漫气息的图书公司——良友,作为中国第一家以图像出版为主的民营出版机构,它于1932年设立文艺书籍出版部,聘赵家璧为主编,他曾编辑《中国新文学大系》《良友文学丛书》《一角丛书》等文学系列图书和单行本,作者中有鲁迅、茅盾、巴金、老舍、丁玲等。

在新时代,良友以全新姿态融入当前社会的“作品”:良友书坊,创立于2006年9月。位于青岛广西路上的良友书坊,是一家独具特色的书店。

良友书坊所处的建筑十分有名,这栋砖木结构的德国胶澳邮局旧址由砖红色的外墙构成,加上阁楼共有四层,面向两个街口的转角处各耸立着一个方尖塔楼。楼内二、三层设计为敞廊形式,采用向内双开式木窗,四层阁楼设有弧形老虎窗。整栋建筑线条流畅,精细华美,在当时的亨利亲王街(如今广西路)众多的欧式建筑中可谓别具一格。而在经历了百年风霜后,现在这栋老建筑被一分为二,一半作为青岛邮电博物馆,另一半则是良友书坊。

从一楼的正门走进良友书坊,迎面看到的便是一张宽阔的饮品吧台,散发着阵阵咖啡香气的吧台将书店分隔成了左右两个部分,吧台的右侧是一个非常明亮空旷的展览区,里面经常有各地的艺术家的作品进行展览,时而是画展,时而是书法展,时而是文献展。而在吧台的左手边,则是当下流行的文学作品,这些作品更能吸引年轻游客在此驻足。精心安排的休闲区,供每一位来此小憩的客人阅读,品一杯浓郁的咖啡,获得一份简单的舒适。

良友书坊不但在一楼广迎四海宾客,顺着书坊侧面走廊的扶梯拾阶而上,在楼道内能看见良友杂志这么多年精选出来的封面,仿佛穿越时空一般走进了良友书坊的过往之中。

到达四楼后,别有洞天。良友书坊·塔楼1901不但有大量的中外文学名著,还有着更为丰富的文学相关内容等着人们来探索。良友书坊将四楼的阁楼分为东西两部分,其中西侧的阁楼是集沙龙、茶室、电影放映室、讲座于一体的多功能空间。这里的书架上多是中外历史书籍,亦有名人名记和各地方志。让每位在这里活动的客人既充实地收获了当下的活动内容,也以历史为镜,逆流而上追寻着过往文化的积累和沉淀。

翻开历史的书页,能看到良友书坊在百年发展的道路上不屈的风骨和灵魂,就像鲁迅先生一样,以文字为警钟,唤醒每一个在黑暗中麻木的国人。几经风霜之后,在这个全新的数字化信息化的时代,新的良友依旧坚持着属于文化人的一片纯净的精神空间。让这个时代更多喜爱文学、喜爱阅读的人,依旧能够追寻徜徉在文学波涛中的快乐。让文学在新时代的发展中扎根于经历百年风华的良友文化,继续生根发芽。



刘赞科

雨在秋夜打马走过

关闭一切声音和光亮
我把头埋在秋夜的腹部
听雨
凄风斜雨
远古冰冷的箭簇
射向今夜黑黑的洞
折断或插入在不可知处
腥气弥漫的季节
在不可逆的季风
独自享受临渊的晕眩和悸动
等待最后的暖流走过自己
一队一队的风
驮着什么
从我门前打马走过
进入黑洞
我抱紧自己
默念那些不可逆的日子和事件
一队一队
默不作声
低头从我门前打马走过
告诉这凄风,我来过
告诉这苦雨,我来过
告诉那片山林和曾经的爱情,我来过
在这不可逆的深秋雨夜
不可逆的我等待最后一只嗜血的蚊子

得到公主垂青,但并无回音。在杜甫热情张罗下,三人同游梁宋。

在中国文学史上,这三位大诗人联袂出游是一次盛事,屡屡被提及。然而回到当时现场,却并无盛大可言。三人皆是布衣,没有随从,高适素来贫寒,杜甫已家道中落,李白囊中虽有黄金,却还想留着日后修道用。三人大多时候都处于穷游状态,但心中无事,也就分外轻松,一路游梁园、登平台,极为快意。

当然,三人也不总是穷游,偶尔也有官员做东。李白正处于他一生中名声最响的时刻,杜甫年纪虽轻,却也是官二代,在洛阳混过几年;高适则是当地熟面孔。这样的组合很受官员欢迎。比如,宋州刺史和单父县令,邀三人一同在孟渚泽围猎,登宓子贱琴台,酒酣之后,三人都写了诗。李白写的是《秋猎孟诸夜归置酒单父东楼观妓》,其中写道:“出舞两美人,飘飘若云仙。留欢不知疲,清晓方来旋。”过了一个醉生梦死的夜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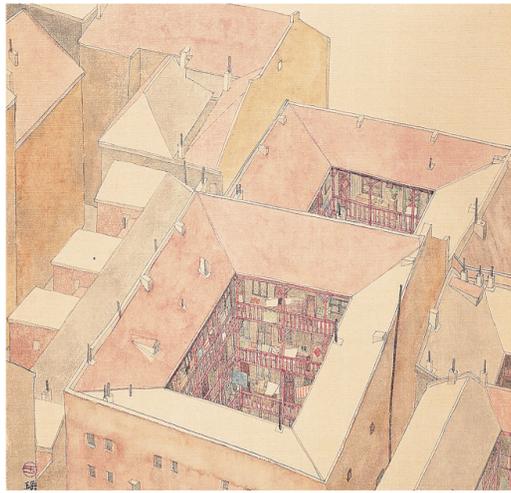
畅游虽快意,但这个组合并不稳定。李、高二年纪大,块头大,酒量也大,杜甫根本陪不了。更要命的是,二人喝酒之后,口气也大。三人饮酒,如果一人酒后吹牛,无伤大雅,旁人配合一下,还饶有趣味。但假如两人吹牛,旁边还有一个清醒的,那场面就尴尬

家族中排行第二,其祖父乃“文章四友”中的杜甫言,但直至今刻,才对其熟悉起来。李白了解到杜甫比自己小十一岁,其父曾任兖州司马,数年前已去世,但他身上仍然残留着州郡四品官子弟的习气,举手投足间有一种不自觉的张扬。杜甫的继祖母在汴州有宅第。她不久前去世,归葬偃师,杜甫刚为她办完丧事回来。

杜甫打听朝廷中的事,李白却不太愿意谈,那是他一道深深的伤,才刚刚结了痂。杜甫又跟李白谈诗,李白就随口说几句,他此时感兴趣的话题是修道炼丹。

二人在梁宋一带漫游时,又遇见一条大汉。此人正是高适,字达夫,出身渤海高氏,乃将门之后。其祖父曾任左监门卫大将军、安东都护,正三品;父亲曾任韶州长史,正六品下。不过,高适之父去世很早,他已在宋州隐居多年,耕钓为生。九年前,他曾赴长安应试,铩羽而归。而后,常在农闲时周游各地,投诗求汲引。六年前,高适听人说起幽州长史张守珪在塞外交战之事,写下了边塞诗名篇《燕歌行》。

杜甫与高适早就相识,对其颇为客气,专程引荐给李白。李白听说过高适的诗,还知道他在前一年写过两首《玉真公主歌》,希望



■里院的天井
于瑶

赵素薇

小城的葱卷饼

每次走在小城的大街小巷上,总会被一股扑鼻而来的浓浓香味吸引,那窜动游逛的香味,不放过任何角落。这香味是葱的味儿,似乎又不全是葱的味儿,那这香味到底是什么呢?它源自于我们这个小城的小吃葱卷饼。

在我们这个小城,葱卷饼是老少咸宜的平民食品,想吃随时就可以吃到。在小城卖葱卷饼的摊位很多,每个摊位前都会围着很多人。忙碌的摊主在炉灶前,左手往平底锅里倒油,右手里的铲刀不时地在翻动着锅里的葱卷饼,那金灿灿的葱卷饼,看着就让你有种马上吃到嘴里的冲动。那么,这让人垂涎三尺的葱卷饼是怎么制作而成的?

葱卷饼是用适量的水将米粉调成糊状,再放进大量的葱花和盐之类的调味品。摊主用气罐里的气做火,待气点着把炉灶上的平底锅烧热后,放油,待油热后,用勺子把一团混有葱花的米粉盛到平底锅里,用铲子把米粉摊平,锅里马上就会滋滋地冒出小泡泡……这样做的是薄的葱卷饼。

那厚的葱卷饼是在此基础上加两片肉,或数条小鱼、几只虾、香肠、鸡蛋、土豆丝等,然后在它们的上面再适当地加一些米粉。不一会儿,葱卷饼就离开了锅底,然后用铲刀把它翻个个儿,这时火候很重要,一定要把握好,待它变成金黄色,就可将铲刀把它铲出来,卷成卷,装在塑料薄膜袋里或者碗里。一口觉得脆,两口口中包着一团热气,三口即满嘴留香……

无论是一脚泥巴的农民,还是西装革履的公务员;无论是从幼儿园被家长接回来的孩子,还是刚参加工作的斯文女孩,每个人都逃不过这葱卷饼香味的诱惑。有时就是那些在店里忙做生意的人,实在走不开时,为了吃上一口,也常常遣人去拎回来解馋,甚至于他们还会厚着脸皮叫过路的人代劳,可见葱卷饼的魅力有多大。

特别是在寒冬腊月里的集市上,从各个方向来这里购物的、闲逛的人,只要往葱卷饼摊前一站,那炉灶气火的暖气便驱走了一路的寒气。几个葱卷饼落肚,更是舒服,甚至有微醺的感觉,满足极了。当地的小孩子们对葱卷饼更是热衷,很多乡村的孩子来到县城赶集,其目的就是奔着这道大众美食而来。想来多少年后,葱卷饼一定是这些孩子们最温暖的家乡味道。

卖葱卷饼的大都是老太太。在我家门前的集市的那老太太,有六十多岁了,身材很单薄,冬天常见她带顶黑色的绒线帽,穿件洗得发白的暗红色羽绒外套,春秋则穿件厚厚的紫色毛衣,腰间扎着围裙。每天都是近中午十一时,别的摊位已经做准备工作的时候,她才推着三轮车姗姗而来,但是每次她却能来得迟归得早,主打的就是一个好吃不愁卖。真的,我尝了小城上多家葱卷饼,最有味道的当数此老太太的。我先生反对我给孩子吃街边的小吃,说不卫生。自从我买回来“强迫”他吃了一个后,他居然马上被“俘虏”了,有时路过摊位,也买回来吃上一两个才肯罢休。

小城葱卷饼的浓香,氤氲大街小巷。烙葱卷饼的炉火,遍布小城的每个角落。小城一年四季都被那浓浓的葱卷饼的香味笼罩着,甚是迷人……

章芳

那些年,那些微光

在我意识到自己毫无意识地就想到了这样的开头时:“许多年之后,当华侨大学(以下简称“华大”)老师故事的回忆邀约,穿过黑暗的虚拟矩阵抵达我的微信界面时,我的思绪一定会瞬间飘回到在学校图书馆旁边偶遇他们的那个夜晚。当时,谈笑风生的他们并不知道,他们身上某处透露出的一些隐约闪烁的微光,亮过当空皓月,越过昏黄路灯,将一个大一中文系学生青春迷茫的幽暗撕开了一个小口子……”我对着电脑不禁笑出了声,这该是怎样的宿命?

这段模仿诺贝尔文学奖名著《百年孤独》经典开头的文字,对今天中文系的大学生,甚至只要是喜欢写作、喜欢文学的人来说,已经是玩得不能再玩的梗了,但不可否认其对中国文学进程的影响,正是这部小说的开头引领着中国新时期小说走向成熟,并形成了今天与世界文学对话的格局。而作为上个世纪华大92级中文系的学生,我有幸成为其中的一名文学在场者,引领我入场的正是本文开篇我在图书馆旁边偶遇的“他们”,具体说就是彼时在中文系任职的刘小新老师和朱立立老师。

1992年的华大校园,闽南金三角沿海经济开放的东风也吹到了这里,所绽放的活力令我这样的内地生目不暇接。进校门两边参天的芒果树,陈嘉庚礼堂前火红的木棉花,秋中湖畔流泻的桉树,中文楼旁洁白的珙桐,在日后的岁月回望里都一一被虚化成了青春的衬景,被清晰地定格的是那些风风火火辗转于各类讲座间的激情,是那些意气风发奔波于各种活动中的热情。那时,中文系也利用晚上的时间陆续开了许多跟市场就业相关的公共辅修课,眼花缭乱的课目一时竟让我误以为自己站在了时代的浪尖上,直到秋风吹落最后一片该掉的叶子,出身于小城做题家的我陷入了前所未有的迷茫,未来的方向在哪里,又该如何走?纷繁的校园没有给出答案,星空也沉默不语。那天夜晚下了课,我朝着图书馆走去,快到图书馆一段小上坡路时,对面走来一对挽着胳膊散步的年轻男女,他们有说有笑着。一开始我并不在意,以为就是学长学姐们谈情说爱,走近时听到他们似乎讨论的是学术话题,而且跟自己的专业课有关,不由得驻足倾听起来。我侧目望去,他们正好步行至路灯下,我认出来了,这不是我们系的刘小新老师和朱立立老师夫妻么?好在他们似乎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并未注意到我这个路人,我再次望去,这次看到大概是俩人说到了精彩点上,刘小新老师的脸上露出了大笑的样子,而朱立立老师也仰头笑盈盈地回应他。我被朱立立老师的微笑吸引住了。那是一张怎样的笑容呢?一直以来我

总是一遍遍地回忆这张笑容,这是一张年轻女子的笑容不假,彼时朱立立老师毕业分配到华大工作并不久,自然是年轻,但在青春的校园里最不缺的就是年轻和风华正茂。吸引我的是这张笑容上的光,朱立立老师那白皙微肉的脸庞上有点点微光在昏暗的路灯下一闪一闪,不仅灿烂了正低头看她的刘小新老师的眼眸里的星星,更唰一下在我闷闷的心口刺开了一个可以呼吸的缝隙。我知道,这笑容上的光是用文学热爱和专业素养喂养出来的自信之光,对!这才是我想要的青春之光,甚至人生之光。

写到这里,读者也许会说我所讲的都不能算是故事,因为事件能动主体只有单方面的我自己。确实是这样的,不用说那天晚上刘小新老师和朱立立老师压根没注意到我这个路人学生,抑或他们注意到了也没有认出我是中文系大一的新生,就算是之后的岁月除了曾经的教学关系,我们也从未发生过其他的任何联系,但这些都无关紧要,重要的是这个夜晚改变了这些。我开始主动去追他们课上传授的每一个知识,从认真听他们的每一堂课到所有专业老师的课,从课内到课外循着那夜的微光我认识了加西亚·马尔克斯和他的《百年孤独》,知道了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和中国新时期先锋小说,理解了五四新文学运动与鲁迅的《狂人日记》……后来,我在文学的路上走了很远,直到现在依然在路上。刘小新老师和朱立立老师不会想到是他们领我走上这条路,那个夜晚也许是他们生命里无数个夜晚中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一夜,那个夜晚也许他们还邂逅过其他同学,我唯一能确定的就是在那个夜晚,朱立立老师笑容上的光泽,刘小新老师眼睛里的星星,这些光虽然微小却清楚地让我看到了命运的齿轮冥冥中开始转动。我想这是故事,而且是带着文学浪漫的故事,只是我们看到了故事的结尾,没有猜到故事是从这样的微光开始的。

是的,我不擅长和老师打交道,在华大几乎没有产生过和老师亦师亦友的话佳逸事,但类似刘小新老师和朱立立老师这样的微光故事,可以说贯穿着我整个的求学生涯。我记得中文系还有位黄万华老师,后来我毕业离开华大去山东大学读硕士研究生的第二年,他也调入了山东大学,和我在北方济南重逢。黄万华老师是研究中国抗战时期文学和海外华人文学的,还教我们写作课,每当看到学生写得好的作文和论文,他总要在课堂上念一念。黄老师每念到精彩处,他有个习惯性的动作,用一侧的手去扶一下另一侧的眼镜框,你只要抬头就会顺着他的手势注意到他眼镜片后星光点点,而这些星光细密,

却足够照亮和温暖你的未来路。我和班上另外一位同学张夏珍都是在黄万华老师的指导下,在本科就发表了第一篇学术论文,夏珍后来留校,现在也是华大文学院的老师。

华大四年,最是青春韶华,微光故事很多很多,闪闪如璀璨星河,除了专业课的老师们,还有其他更多的老师,比如校团委的王秀勇老师、赵小波老师、洪雪辉老师、李志强老师等等,我们因为《团讯》这本薄薄的校团委刊物而结缘。我天生对人事更迭不敏感,只记得在学生活动中心金川二楼那间最大的办公室,他们进进出出回来穿梭了我的大学业余生活。不会忘记在那间偌大的办公室,烟雾缭绕中赵小波老师指间的香烟明了又暗,暗了又明,明暗的转换多么契合当时自己的心情,一个大一的新生才刚刚从实习正式转正为《团讯》编辑,就被告知不妨试试向社会解决刊物印刷、活动等经费问题,一时欢喜一时忧,欢喜的是老师们的信任,忧的是自己对校园都还没来得及熟悉完又如何去社会寻找答案?几轮明暗,几番欢喜忧愁,我扭头去看正伏案书写的王秀勇老师,可能是心灵感应吧,他也抬头看我,目光中笑露晶莹,与赵小波老师的烟头交相辉映,驱走了少年心中的怯意,点燃了初中生骨子里不怕虎的斗志。我和工商系的小伙伴们策划了许多方案,去食堂门口募捐,到校园路边卖刊物,自己刻钢板油印节省印刷成本等等,最后让我们摸索到了一个最优的实践——用刊物版面刊登广告换取赞助。我记得第一条广告是关于近视眼镜的,当时学生当中近视的已经不少,赞助费不多,足以维持一个学期刊物的运行,那个学期结束编辑部去了泉州清源山团建,下山后第一次尝到东街著名的肉粽,唇齿留香,至今记忆犹新。现在看来,这种媒体的市场行为早已司空见惯,但在当时,市场经济方兴未艾,才刚刚吹到校园里,我们的市场尝试无疑石破天惊。后来,我走上社会工作了,才意识到这个打破的意义更重要的在于对个人成长的影响,因为打破的不仅仅是行业的壁垒,还有思想的束缚。拥抱新生事物的胆量,拓展视野及格局的勇气,这些都和文学热爱的初心、专业精神的执着一起,构成了一代又一代华大人离开象牙塔后行走社会的精神图谱。

恢复高考以来,上大学成为我们这些内地小城寒门学子改变命运最重要的途径,在人生这个最起决定性作用的阶段,我和大学的老师们没有热烈的羁绊故事可歌可泣,有的就是这些点滴微光,但星星之火足可燎原,斗转星移,潮来潮去,它们始终悬挂在东南的夜空中,总会在我每次的人生低谷时闪亮不已。